

再过十几天,他就满九十七。这天,和王必胜去看望他。他午睡刚醒,见我们来,笑了,拧亮台灯,橙黄的灯光映得他的眼睛特别亮,脸颊上也有红润。他笑称自己现在是“老弱病残”,既是玩笑,也是实情。他请照顾他的小赵取来新书《井台风物》,书里满是他老来对在王府井和金台路工作了多半辈子的人民日报老人旧事的回忆,极有文学与史料价值,想想八九十岁的他写出这本书该是多么不易。他曾讲过巴金先生一次问他退休后的情况时说了一句话:“抓紧写,要来不及了。”这九个字他一直记着。怎么也没想到,写了百余本书,最后这一本,是自费出版。这真应了他对自己斋名“未了斋”的自解:“‘了犹未了’,肯定是一直到了也未能全了,最后定是不了了之。”签完名,必胜请他再写句话,他写了“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流露出他对过往岁月的伤怀,对故友亲朋的思念。

他题字时,我画了上面这幅速写。

他每天过得平淡又规律,早上9点左右起床,早餐后翻翻报纸,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文艺报》等,客厅茶几上堆着老朋友寄来的书和画册,他也是要看的。

午饭除了爱吃的米饭,肉是不能少的,饭量也不小。他患糖尿病多年,也不管它了,没了顾虑,身体反倒挺好。晚饭简单,喝点儿小米粥,吃点小菜。

他爱和家里人聊聊天,偶尔说点儿笑话。晚上7点的《新闻联播》他必看。不过,毕竟望百之人,他已经很少扶着助步器在房间里走动了,日记也只记到7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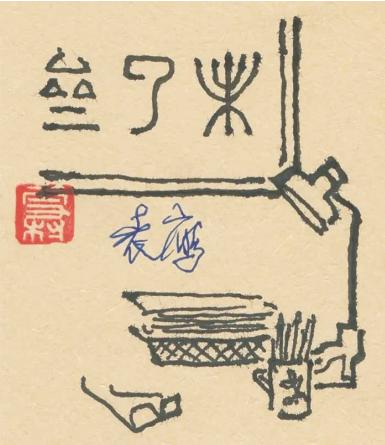
入睡前,他会戴上花镜看会儿书,最近看的是《李清照》。

以前,喜欢听他聊天,真是出口即掌故,现在,每次看望他,即使就在他床边小坐一会儿,不说什么,心里也是暖暖的。那天数了数,他那一辈文人所剩无几了。

他开玩笑说:“我也该和你们告别了。”

每次和他道别都有不舍,看着他,就像望着慈祥的父辈,心里满是依恋。

罗雪村 文绘



我有一本微微泛黄、封皮破旧的自装《古文观止》,在五光十色的书堆里形秽得像个“乞丐”。然而每当我看见它,心中便会情不自禁地荡起一阵阵感情的涟漪。

那书不寻常。半个多世纪前,我在一个盛产水蜜桃的果乡插队,只身住一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知青小屋。单调的生产劳动、低层次的文化娱乐,使我愈感孤独。

果乡有一片黑黝黝的桃林,当桃枝间星星点点缀满毛茸茸的小桃后,果农们就用纸袋把寄托着他们油盐酱醋希望的桃子逐个精心地包裹起来。一次工间休息,我突然在一个桃袋上发现了《封神演义》里的精彩片断,读着读着竟忘了上工。从这天开始,晚上我常偷偷溜进果园,打着手电去找“书”。看到喜欢的纸袋便拿下来,到屋里就着烛光装订成册。

桃园偷“书”是件充满险趣和隐匿着忏悔的事。记得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思书心切,照旧摸进园子,可手刚触

桃园书忆

金 新

到树权,便觉得不对劲,怎么凉丝丝、滑滋滋的,待拧亮手电不禁浑身冒出一层鸡皮,原来一条树上栖息的火赤链蛇正从我的指隙间向外爬哩!“窃”书这营生可不怎么好干,为了消除良心上的不安,我常常找个借口把家中捎来的咸肉、咸蛋送给老实忠厚的乡民们吃,自己以一把干菜、一撮盐、一瓢酱油佐饭。花了几年的血汗,我居然七拼八凑地装订了大半本《古文观止》,还有些半本头或仅几页的《论语正义》《镜花缘》等等。

每当夜深人静,就着小屋昏暗的烛光,细读那些偷来的“书”时,我就格外的珍惜。半本《古文观止》写了眉批、旁批,

又写总批,一个个都是方正的蝇头小楷,直到半本书都烂熟于胸。这些破书支撑着我度过了多少岁月啊。后来,我又带着这些书上了大学。

之后呈现在眼前的是鲜花一般的岁月,可我的读书劲头却大不如前了。那虽算不上富裕倒也颇让人羡慕的几只书橱里,立着一排排崭新的名著,纤尘不染,气派非凡,可谓“求书不复旧日苦”。然而,直到现在,当年那本《古文观止》仍是我众多的藏书里唯一天头地角写满字的书。看到这本浸渍着眼泪和汗水的书,我常常扪心自问:“当年之勇今何在?”惭愧之余,不觉想起一位先哲的话:“家藏万卷书,孰若胸有万卷书?”而欲至此境界,不唯当牢记“书非借不能读也”,更当牢记逆境也是一种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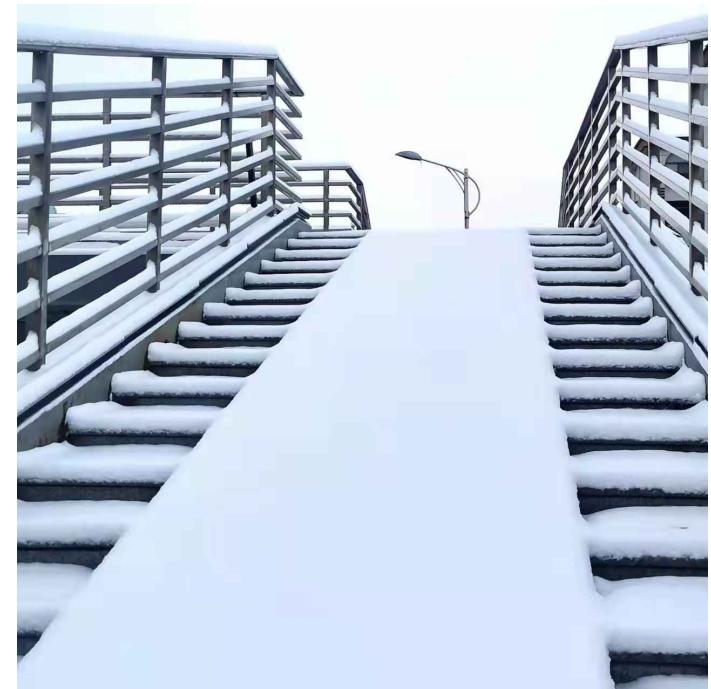
巴尔扎克说:“挫折就像一块石头,对于弱者来说是绊脚石,让你步步不前;而对于强者来说,却是垫脚石,使你站得更高。”深以为然。

初雪

张广闻
诗摄

雪纷纷地落
染白了高山谷地
染白了小鸟的翅膀
熙熙攘攘的人间
雪的白

那么晶莹
滤尽尘世的霾
头顶白雪的人那么轻
飞跃山岭
收纳银装素裹的世界



窗外天气阴沉,或许下雨,或许会飘雪。冬天已不知不觉来临,和胖大姐没有再见第四面。

初见时,还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我耐不住万物生长的诱惑,户外活动陡然增多,卖水果的胖大姐出现在我视野里便不足为怪。初见便印象深刻,全因了她的胖。那是在公交车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睛斜向窗外,这时我的前方不远处出现一辆堆满各种瓜果的三轮车,突突突地直奔前方,鲜亮的瓜果前方巍然耸立一道黑色的屏障,渐渐靠近,一张被太阳眷顾泛着油光的浅咖色大脸,两片厚嘴唇干早焦渴,是位大姐。

再见就到了蝉鸣聒耳的盛夏。一日黄昏,我依着公园由南向北准备回家,眼角余光出现一个黑影瘫在公园入口的长椅上。再一留意,路边靠着一辆装水果的三轮,又见到这位胖大姐了。偌大的长椅,现在只够她一人舒舒服服在上面瞌睡。身上似乎还是那件黑T恤,只是袖子

冬的问候

牛茉莉

被剪掉了半截。她该有多困啊,头枕着椅背,弯向一边,胳膊毫无警惕地撒在椅子上,两只大胖脚大大咧咧地撇向两边,厚厚的脚背像座小山包,真让人怀疑是不是肿了。两只红拖鞋是这一堆黑影子里唯一的色彩,却也仿佛被压抑着,不敢张扬出本来的颜色。

初见、再见。这印象便存在了脑海里,有时候还真会跳出来,打扰我片刻。想得最多的,也是她的胖,以及可能带给她的不便。

想不到还会有三见。看来胖大姐也住在城南,生活、生计两不误。那是不久后的一个上午,我准备去前面站点坐车回家。就在这时,胖大姐开着三轮从我身边

擦过,满满的一车西瓜,在我眼前快乐地晃来晃去,我心头竟升起一阵亲切,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

突然,三轮被道旁保护梧桐的砌砖颠了一下,两颗大西瓜骨碌碌滚了下来,瞬间咧开了嘴巴。我很想喊大姐一声,不过,她已经扭回头看到了。

车开到西瓜跟前,她还坐在车上,只伸出胳膊,哈下腰,反复变换手的姿势,想办法端起了残破的西瓜,放在了三轮边上。捡第二颗的时候,颇艰难些。当我跑过去要伸手帮忙的时候,她的手先一步找好了角度,拿了起来。这次我注意到,她的脚踝及脚背,黑里透红,还浮着一层青釉,我大概能肯定那大脚是肿着的。

和胖大姐见过三面,没有言语一句。冬天来了,也不知她的脚,那么大,有合适的棉鞋穿吗?身体那么胖,再穿厚些,行动该有多不便?

我们皆是宇宙间的微尘,不知来自哪里,亦不知要去向何方。

海浑然连为一体……

房前有两株高拔的玉兰树,倚窗而望,厚厚的“倒卵形”叶片繁密地缀满枝头,一朵洁白的玉兰花卓然地绽放着,在雨中更觉清雅超逸,白色的花瓣在黄绿色的叶映衬下,细雨迷蒙着,柔风吹拂着,不是“绿肥红瘦”,而是众叶捧孤芳。推开窗,裹挟着雨的湿润,一阵淡淡的香气飘进来,沁入肺腑。我是第一次见到玉兰花,而这两株玉兰树唯吾屋前独有,我不禁感慨机缘巧遇了,宁静之中,这高洁雅致的花在向我昭示着美好的情谊,我凝然地望着,默默向她致意。

风翻动着书页,咖啡浓郁的香气缭绕着,把我从雨境中唤回。呷一小口咖啡,清香弥漫,吃一小块麦圈,再尝几粒珠圆玉润的樱桃,且把自己沉入书中,书香绰约,宛如恩谈的挚友促膝倾心。

下午茶

阑 珊

施了釉的琉璃瓦仿佛涂了明油一般润泽而深沉。雨藏身于花草树丛,环屋而植的油松、雪杉张开每一个毛孔,沐浴着这天露;新种的樱花树挺直细细的杆,零星的枝上新绿的叶随意风的抚摸,雨的亲吻;矮矮的灌木丛、萋萋的芳草地满足地微笑着,彼此摇晃触碰着,仿佛在诉说着喜悦与甜蜜。雨铺在街路上,柏油的甬道被漆成一条褐色的海带,蜿蜒着通向海边,海在灰的天、浓的雾、如帘幕如纱网的雨的映衬下,如一张平铺在案的巨幅的纸,平静而舒缓。渐渐地,目力所及的海天相接处,雨像无数支从天而射的箭矢,把天与